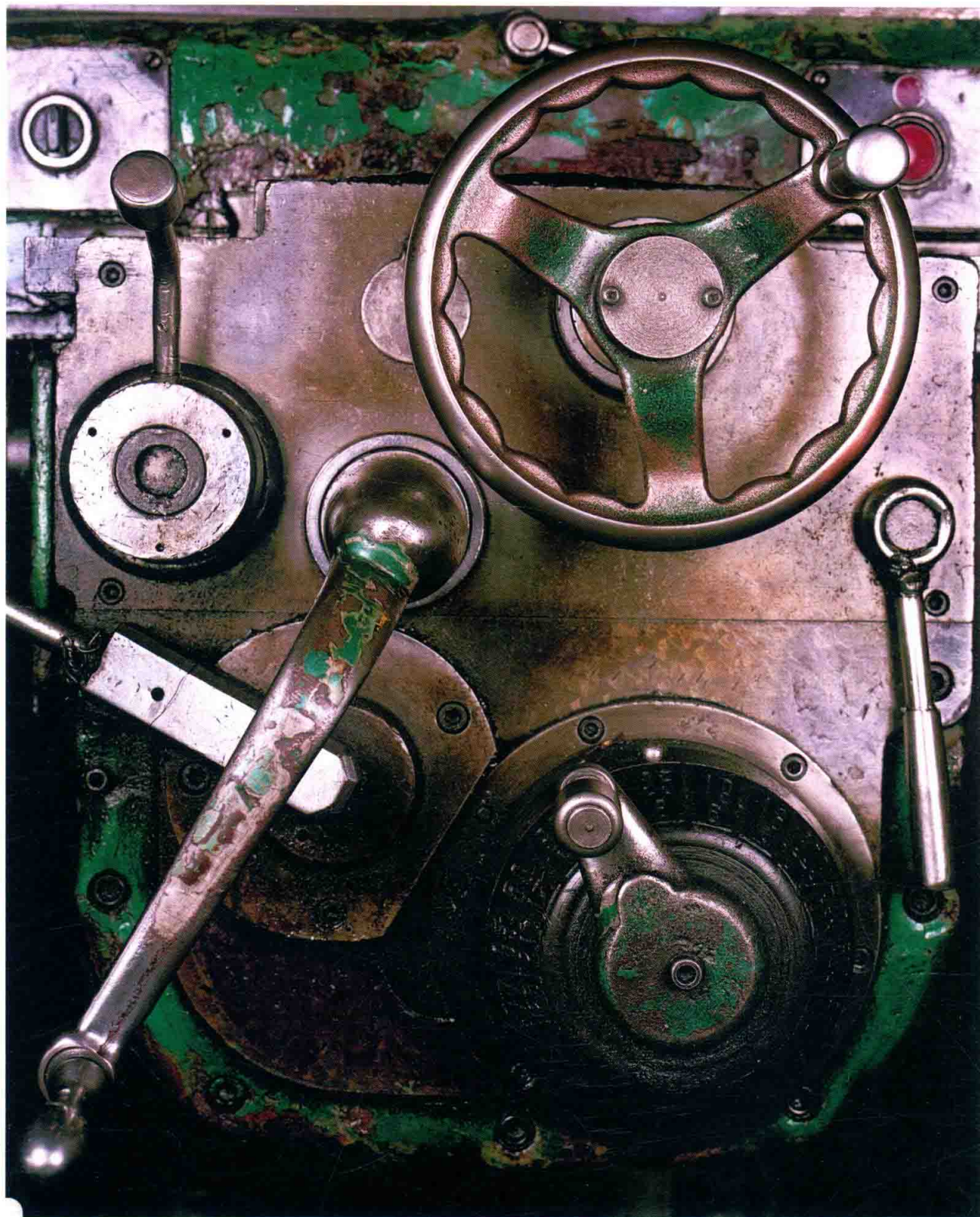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WANG YUANLING 王远凌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WANG YUANLING 王远凌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 禾
文字编辑：谢晓天
责任校对：高余朵
责任印制：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王远凌 / 刘铮主编.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514-2524-7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9825 号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王远凌

刘 铮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1082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6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14-2524-7

定价：138.00 元

艺术家简介

王远凌,自由摄影师、影像策展人。1980 年生于重庆,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从事媒体工作,现居重庆。2017 年创立三代一生影像艺术创作小组,转为团队化工作,并以影像为主要手段介入城市文化更新与推广。

作为摄影师,他跨界纪实摄影和艺术摄影,曾获得连州国际摄影节新摄影大奖。同时作为影像工作者与策展人,他立足重庆,积极进行各种影像的收集整理、二次创作与传播。他的作品在强烈观照现实的同时,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价值。他有着直觉式的才华和对摄影独到的见解,他试图用影像去为城市搭建一个阐释体系。

封面作品:《机器的肖像》系列

封底作品:《栖息地》系列之荒野——旅游线路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第四辑）

在过去的近四十年时间里，开放的中国造就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发展环境。就摄影艺术而言，中国有着众多优秀的创作者涌现，他们与全球各地的摄影艺术家一起努力地探索和实践，成为世界摄影艺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摄影家的作品及其价值远远没能为全球所认识和关注。中国当代摄影的学术体系和发展脉络还未得到系统的梳理，摄影者的创作也经常各类观点模糊的奖项所影响。《中国当代摄影图录》意在呈现众多的个体摄影创作案例，描绘出一幅中国当代摄影创作的全景画卷。这是一个必须去做的基础学术项目，也是一次充满挑战和未知的艰辛尝试。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套图录的意义将逐步显现出来，而且必将对今后中国摄影的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陈 维 | 韩 磊 | 洪 浩 | 黄庆军 | 姜振庆
李洁军 | 王 晴 | 王远凌 | 张 辉 | 朱 浩

主 编 刘 铮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王远凌

© 蝴蝶效应 2019

项目策划：蝴蝶效应摄影艺术机构

学术顾问：栗宪庭、田霏宇、李振华、董冰峰、于 渺、阮义忠

殷德俭、毛卫东、杨小彦、段煜婷、顾 铮、那日松

李 媚、鲍利辉、晋永权、李 楠、朱 炯

项目统筹：张蔓蔓

设 计：刘 宝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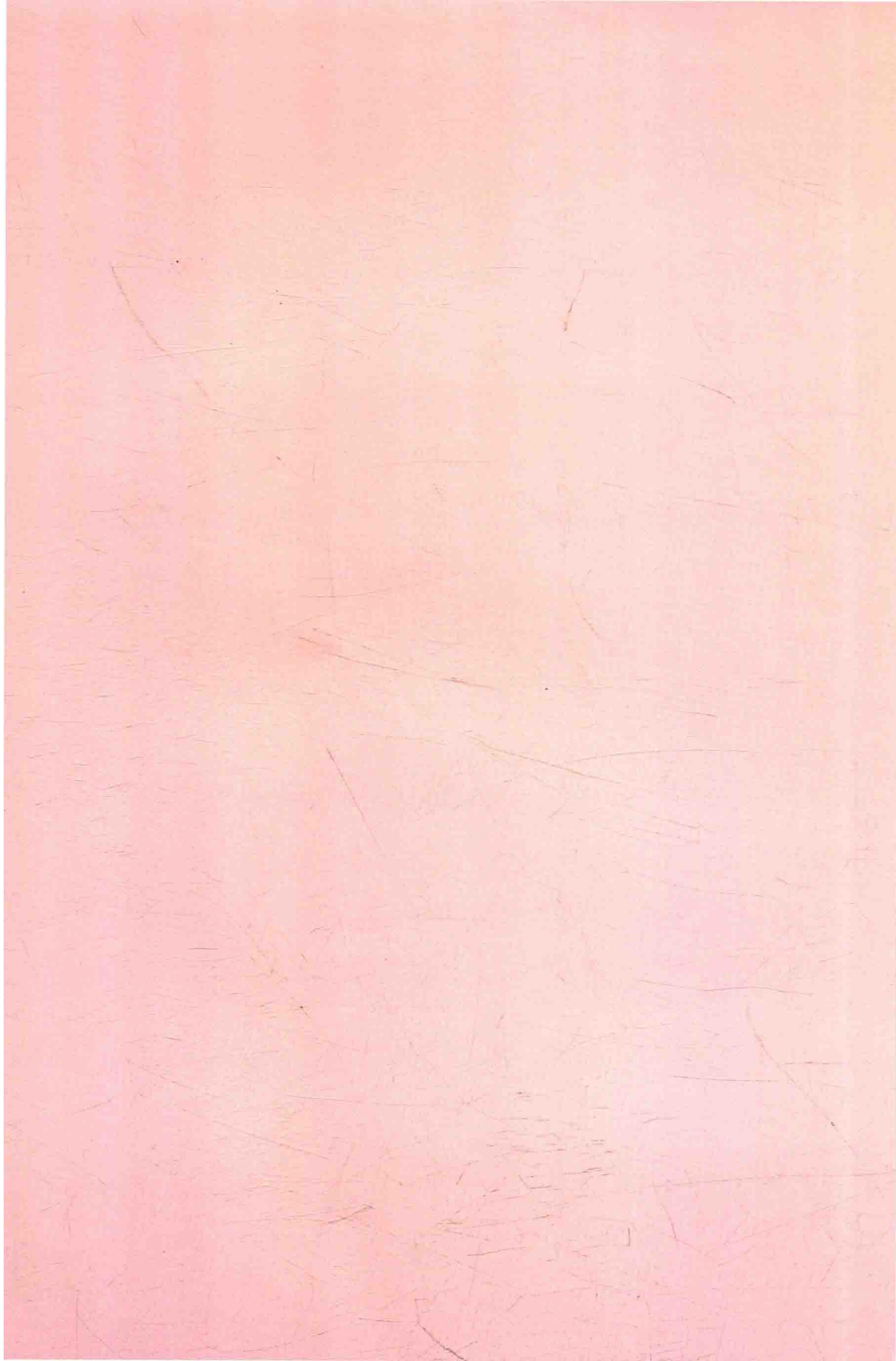
主编 / 刘铮

WANG YUANLING 王远凌

 浙江摄影出版社



《栖息地》系列之荒野——墓地



如果摄影是一袭华丽的长袍，我就是爬在上面的虱子

文 / 王远凌

摄影师往往喜欢跟人分享作品及其创作经验，但鲜有讲工作心得，这就有点像现在的同学饭局上，总是有人神采飞扬地分享育儿经，而无人提及婚姻史。其实我特别想听别人聊点类似“讲讲你俩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这样的话题，但得到的多是“唉，什么怎么过，就是习惯了呗”这样不值一提的回复。这感觉很像是在一袭华丽的长袍上扒拉虱子。

自己从事摄影也有十三个年头了，回想起来深感不易，于是总想向人倾诉，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无奈，大家好像还是更为关心作品和实践技巧以及创作经验，所以在这个酷热的夏天，我要把这一袭“华丽”的长袍拿出来扒拉扒拉，好好晒晒。

我属猴，双子座，好奇心强，缺乏耐心，学过的东西不少，但都是掰掉的苞谷。有一次与摄影师严明一起旅行时在路边买烟，他买了三包同一款的烟，是他抽过的；而我买了三种不同款的，一样一包，还尽是没见过的。

其实我暗地里一直好奇摄影中的各种类型：做过媒体摄影记者，后来辞职做过自由摄影师，兼顾艺术创作，再后来研究起老照片，做策展人，现在还时常做点影像方面的文化策划与活动。对了，还在大学里教摄影。

作为一个不上班的人，似乎面对潜在的可能没有拒绝的理由。原本觉得不上班了，就是为了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摄影中去，结果到现在，还是要靠挤时间来拍照片。不过也常会被摄影师们推陈出新的作品搅扰得如无头苍蝇，巴不得立刻放下一切，来一场为摄影的暴走，转念一想，还是先把方案做完吧……

我真正摸相机是在进入报社之后，2005年3月15日，那时已经25岁了，没有系统学习过摄影，没有任何媒体实习经验。唯一能确定的事情是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摄影，又找不到地方学，转念一想，如果去报社做摄影记者，能学摄影还能赚钱糊口，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2000年后，《中国都市报》步入了一个繁荣时期，这次繁荣最大的贡献是媒体对视觉使用上的推动，各个报纸在视觉团队上招兵买马，让一些没有关系和背景、又不循规蹈矩的年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摄影梦。我就是其中一个，拿着几张藏区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和几篇游记，就敢去应聘摄影记者。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上上班的那个早晨，偌大的采编部空荡荡的，迎接我的只有一台卡片机和一句交代：先找点东西拍吧，有事情叫你，白天9点上班，但办公室基本没有人，记者都在外面跑稿子，有稿子下午记得回来交照片。

没有忙碌的职场景象，没有入职仪式，没有与同僚们的见面寒暄，没有岗位培训，没有领路的老师，没有让人眼红的专业相机，没有明确的工作安排，甚至连板凳都没给一张……

在报社一干就是六年，就这样我从菜鸟做到了首席，秘诀就是勤奋。勤奋刻苦是属于新人的特质，如果对一个老手的评价依然是勤奋刻苦，背后的意思就是资质平庸。那时自

认为如我这般有天赋，又勤奋刻苦的新人，确实是万中挑一。

2008年地震采访结束之后，我买了台徕卡胶片相机。从此摄影包里面总有两台相机，数码拍的交给报社，胶片拍的留给自己。有趣的是那个时候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这样，在两种机器和身份之间不断转换，张晓的作品《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半年后在一次采访途中，徕卡丢了，我当时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暗示：徕卡不适合我！所以又立马买了一台禄莱。由于禄莱是120方画幅相机，和135相机比较起来，操作速度下降了，构图方式和拍摄感觉也不太一样，原本在采访途中顺便拍两张的想法就变得不太实际。于是，我在工作上开始学会了偷懒，可以省出更多的时间来搞创作，原本勤恳的工作态度没有了，新人终于熬成了旧人。

不能恪守本分的旧人是当不长的。在进入报社六年后的同一天，我平静地递交了辞呈，选择有仪式感的方式来结束是为了表达我的尊重，于是赤手空拳地出来了，只是多了一身荣誉和照片，都是靠手艺挣来的，如同衣钵。那是2011年，传统纸媒还很光鲜；90后还没出来攻城略地；房价还能想想办法；诗和远方都在，想去看看的人还不多。几年之后，一切都变了，这不是未雨绸缪、未卜先知，而是现实本就不安分。

不可否认，媒体是摄影新人最好的集训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经历了常人一生都难以经历的事情，直到现在我也建议想从事摄影的年轻人在职业生涯初期应该到媒体去锻炼一段时间。但媒体工作属性带给我的焦虑也是巨大的，始终是等待的状态，等待明天，等待明年，个人的前途规划与未知的发生纠缠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有种在刀口上等饭吃的感觉。

习惯了等待和被安排，一切交归自己时反倒无所适从，有时候闲得连取个快递都是一件相当郑重的事情。几乎花了两年时间，我才开始学会自我管理，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自由摄影师。制作个人网站，构建各类社交平台账户，定期对重要的联系人进行邮件推送，认真对待每一次采访与约稿，合理安排比赛计划，制订出门拍摄计划与线路，拜访买家、藏家与潜在客户等，一切都要亲力亲为，其实会比上班更忙。总之，一切与摄影有关的事情都不能拒绝，特别是对于刚起步的自由摄影师。

可以不拒绝，但不能不主动，用张晓的话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本着这一精神，2012年，我用连州国际摄影节上得到的奖金添置了些设备，联合四个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型摄影工作室，主要经营胶卷冲扫业务，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在外面冲卷质量难以保障的问题，取名“伍保”。由于冲洗质量能保证，便逐渐聚集了一些对胶片有需求的摄影师，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做了摄影分享性质的观片会，提升大家的摄影水平。因为是结合Live的音乐表演的方式，形式新颖，在摄影群众中还算喜闻乐见，于是在四处打游击中坚持做了两年。

那两年，人倒是没闲着，但作品没出来，钱也没了。

想来早年行事缺格局，更别提清晰的规划和途径了。以为做了自由摄影师就可以行事自由，但实际上无论是摄影师还是艺术家，都是一个工种、一份工作。选择这一工种，就决定了工作方式与方法，决定了资金的使用方向，决定了产品的外观与性能，决定了市场与受众，甚至还决定了你的生活模式和社交圈层。这与行事自由无关，仅与人力、财力、物力的调配有关。于理想来说，是忙时种地，闲时读书，但对现实而言，就变成了忙时抓生产，

闲时抓培训。两者看似一样，实则不同。

所以，我前面强调摄影现在于我是一份工作，可能听上去不激荡澎湃，但确实是理性思考后的结果。

从2015年至2017年，我开始以执行策展人的身份在重庆美术馆进行了“再见·十八梯”“你好·化龙桥”和“永远·朝天门”三次大型影像展的策展工作。

十八梯、化龙桥、朝天门是重庆渝中区的三处地名，也是渝中区近十年内最大的三个城市改造片区。其中，十八梯早年是棚户区，代表重庆的市井文化，现在正在重建；化龙桥早年是工业区，是重庆工业文化的一个代表，现已改造成重庆外籍人士居住最为密集的超大型高档社区；朝天门则是重庆开埠文化和码头文化的象征，也是重庆的地标。用影像和展览的方式来研究城市发展、解释城市改造，并对重庆三种主要文化形态进行影像化呈现，是政府做的一个尝试，也是我从事摄影这么多年来的一大挑战。

最后，我们用摄影师的作品来诠释十八梯，用工厂宣传干事拍的档案影像来诠释化龙桥，用散布在西方的各种与重庆有关的文献影像来诠释朝天门，不但在影像和艺术上做出了差异化，还很好地解决了用户和传播需求，在市场和艺术双重层面上都得到了认可。三个展览也得到了市区两级政府的认可，后被统称为城市发展三部曲。

三部曲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政府出资主办的，以城市改造与城市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影像为媒介，在艺术空间里完成的大型城市文化营销活动。由于内容与城市市民的相关性、话题的易传播性以及阅读内容的普及性，每次展览期间，都有大量市民涌入原本与他们生活黏度不大的美术馆来看展览，每一次都刷新了美术馆的观展流量，且在社交平台上形成了大量的自传播内容，这让我始料未及，也让我看到了影像进入公共序列后新的使用可能。

虽然在做策展人，但是我对策展工作的理解更多地偏重在特定时间、空间内的指向性传播上，我更倾向于认为展览是策展人的作品，所以并没有过多地涉及学术研究的内容，实际上还是在做摄影方面的工作，只是内容和呈现形式上有所变化。

现在，我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又转移到与政府合作，对与重庆有关的影像作品、历史、文献影像以及家庭照片进行收集与整理，并以有艺术感的展览、出版、二次创作等方式进行呈现和传播。我不知道该怎么界定这样的工作性质，它本身不是艺术，但可以为艺术创作提供线索和方向；它本身不是文史研究，但可以为文史研究提供影像支撑与服务；它本身更不是生意，但可以为城市品牌推广以及文商旅产业带来效益。因为重庆这个极具特色的立体城市，对于影像工作者的吸引力和开发价值远不止照片这么简单。

所以，现在自己大量的时间被案头工作占用，熬夜也成了家常便饭，跟身边上班的朋友聊起此事，换来的却是一阵诧异：“啊，像你们这种自由艺术家还要熬夜啊？还是注意健康哦。”

心中顿时不屑：哼，你懂熬夜吗，你懂健康吗？我一个摄影师，都混到要熬夜写方案了，还会在乎健康？！

这就是我要取这个标题的原因，华美的袍子人人可见，但暗藏于下的东西，只有爬在上方的虱子自知，这才是生活。

《机器的肖像》系列

2016

这是一组实验性作品，拍摄的是某台使用已久的机器上的某个部分，在人造光源下反复地观看、对比、思考和尝试，不仅看它们的样子、结构，还有光线与时间在它们身上的变化。

当第一次面对这些老的机器之后，我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机器曾出现在我们收集的老照片中，看到照片的所有人都会意识到这是历史，这很珍贵；然而，当这些机器正大光明地出现在操作车间，在我的面前时，特别是有工人还在继续操作着它们的时候，还会觉得它们是历史吗，它们很珍贵吗？不会，唯一的感受就是当它们是一种工具。

所以，我们在本能地握紧历史照片的同时，时常对眼前活着的历史或者生命状态熟视无睹，我开始尝试用肖像的方式为这些机器造像，如同为一个商业客户拍照那样精心布光，无非就是希望人能看到一种不同寻常。它们庄重而静默地站在那里，等着你按下快门，就像当初拍摄十八梯的居民一样。

